

奇晉齋叢書

快雪堂漫錄

快雪堂漫錄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
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
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
莫惶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新

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成散去將旻忽起禮一老
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
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眾所共
目擊乎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尚書流寓
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旦之長子
可賢尚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

禮頓哀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忿忿日積一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跡太甚宜絕於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興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

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
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旦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
日酒間文旦忽從外闌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
驚喜謂王公竟益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
節如是無不爭願為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
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尚書孫
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
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

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刃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
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
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其居間諂
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
坐謫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真
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
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
通情文旦特其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

呼聚鹿爲扒灰長興人盛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亨其子孫亦理也李今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目自然莫敢欺八人者蓋入文旦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徧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寃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逼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寃報即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

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
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
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杖遂
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苕溪
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悉悉顛
末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庵召復官吳親兄爲

吳復庵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
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
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
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
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
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於掌院
學士稱晚生避馬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
宮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中公換晚生帖吳

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
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諸公避馬瑤
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跡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
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敗龜板記事

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
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
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

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
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
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為蟲
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三年也猶及生子
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製法一乖取禍
如此以節齋之善醫尚有此失醫可輕言哉庚寅
八月廿一日聞之姜子幹

楊髡像

孫太守游飛來峰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
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
滾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
反其頭於冷泉亭傍游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
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裁楊髡文亦不
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
上刻楊璉真伽云云等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於
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益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金澤利濟侯

于來峰先生云友人楊某者往移居青浦金澤寺

傍二月廿八日宿於寺與余同夢一老翁指楊曰渠榮我榮渠辱我辱既寤不知所謂明日偶至寺傍利濟侯廟見廟貌損壞相與歎息楊曰我曾拜許神後稍勝今當獨力任脩營之費始悟夢中老翁乃利濟侯也

王回子

海鹽王回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之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就壁

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王俱斃

尼化豬

海鹽鹽城隍廟西有小庵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容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於他尼曰我多以多用面水罰爲某家作黃膘豬明早就屠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一看他尼如言赴之已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水似亦細過

而獲猪報況甚於此者可畏哉黃膘者肉腥臊世
傳皆人所爲蓋人肉腥臊故也二事朱武原先生
說

平政碑坊

嘉善縣平政碑坊陸賁齋先生諱瑛祖某實主其
役備極堅固人曰奈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
累役人也後賁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立碑坊
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乃孫計耳

爲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此事于來峰先生久爲
余說今始記之

甲戌狀元

蕢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居
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之心
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或當成就
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啼泣不止
曰夢與師俱爲都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

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鬼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身丘某抽腸某且言且哭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痧死矣絞腸痧俗語急腹痛也後某竟清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譴時爲庚戌前孫柏潭先生尚未生也此事哀了凡子來峰俱爲余說記之以爲好色瀆神者之戒

佃寺復還

邠縣周夢秀號剡山乃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聞
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實信佛必
欲以產還寺業已累族族人皆不可竟奪還之大
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秀必寺
僧轉世而逆數至始佃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
占三寶地者必履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
君甘貧辱以補祖父之過真賢子孫哉此事于先

生爲余說久矣已上十二日記

葉耀蛇

林顥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
錢塘令顥以情謁之葉受笞三十至家死乙酉六
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顥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
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爲汗夜夢一蛇蟠據枕邊作
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早
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顥知不起乃召父母

妻子與訣曰葉耀且下樓去我業爲諸生爾輩不必縛我我即隨行遂死亦六月初三日也顯姨夫趙慶叔常往視顯疾顯謂之曰我平日不信因果幽冥事色色俱有人生在世先陰幾何慎勿造業此事趙慶叔親語申甫者蓋顯父但欲索租無意答葉葉見官時語不遜顯以語風令遂得重答以至死其不見釋宜哉

殺生報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脾疾夢至陰司與鷄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王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甦半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庸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屠牛惡報

何大經父鸞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行

自鞭食草及鷲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八歲而沒大經因此改業

七燒我鷲

七燒我鷲者脇下忽生水窠一帶瘡甚搔破水流不止臟腑潰出而死蓋屠我鷲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天竺僧犬報

靈隱寺僧如勝潭名勝吒吒夢天竺僧三人見訪皆已死者明日產三犬此三僧者平日行業可卜

矣

沈香觀音

海鹽福業禪院有沈香觀音像每歲六月十九夜男女頂香步拜幾至傾城一年有葉漆者盜去一臂及其靈聖其人竟躡踞殿檻達旦不去爲僧所獲像幸保全

假天帝

有二商游天壇圓邱一日我戲作天帝爾作人主

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行曰
有金甲神執我作人主者強挽之出既歸扶卧帳
中見帳中皆蚊不能卧索火視之火忽騰起其人
與床帳頃刻爲灰而屋如故萬曆某年九月事也
金抑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大米飯

大同大米銀二兩一石淮南斗一石五斗彼中百
姓有終年不得嘗者季象云一日偶賞老兵一椀

老兵荒忙納之懷怪問之泣曰家有母年七十餘而未嘗大米請以遺之大爲愴然五事俱陳季象說以上八事三月十一日宿雲棲寺記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蓋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螳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即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

水中俟螳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藏銀徒處

忠清里南地名醬園有陳紅花者延一蒙師某十餘年歲得館資必藏其半於瓶埋床下約三十金一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藏之但有空穴而無瓶憂怖甚切而不敢言俟夜秉燭照之見牀側一隙旁穿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主翁發床破壁尋跡鋤索之遍一室不得外爲鄰家不肯發而止

蒙師竟憂死此事亦季象說一事記於排山先塋
小樓

魚簾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
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常熟維摩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爲墳懸
厚價誘僧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其寺

於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同
邑楊午川時爲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
御史某杖繫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券歸陳顯等
歸途中復死一人人以爲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
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事下巡按御史屬府
按治府捷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傷重
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冤狀亦捷陳僕四十二人罪
得末減寺斷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

天知道和尚欺心佛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塊潰爛流血叫號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師太外邊請坐旦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淨寄住虎邱賣茶爲活頗能言其事

花橋牛

龍泉葉參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有十四亭亭旁成市或曰此牛有孕奈何殺之牛即

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某丞前
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醵銀贖付主家養
湯文學易說

朝房牛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出
淚其蹄甲已去知爲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死可
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下乃隨
至家遂捐貲贖之朱其角付某寺給養

永富化犬

虞長孺家一僕名永富持齋數年乙酉歲從入京將至宿遷忽想開葷謂同寢僕曰吾聞比丘有病許食石首魚四兩吾今病欲得比例可乎僕畏因果再三語之終不應其明日買蔬菜飽食謂諸人曰辭素忽出官倉蓬轉腳墮水諸僕聞其語曰我不識水又曰我是喫素的水急竟不救船至張家灣前同寢僕忽心病夢永富索葷食遂甚欲死買肉

設祭勿藥而愈丙戌春長孺聞艱歸過其墮水處
四顧無人忽有犬赴水欲上船家人以板接之搖
尾相向甚熟同寢僕呼永富我與爾同寢遂夜夜
就之惟食肉與骨至家月餘死食案下一事虞長
孺說宿雲棲寺記

把把賽

把把賽回回國人以貢玉至京自言從彼國經兩
夏至此私賚玉若干賣銀三百餘兩館鄰某心動

與通事謀以聲妓賺之遂留連不欲去其同使已
受宴賞即日就道而把把賽自匿囊金已盡竟流
落賴善騎射遂投邊將馬坊兒作家丁後大同府
同知巡邊索保結衆以把把賽夷人難之乃自索
紙作回文橫書從左至右復從右至左人不識通
事曰此渠本國鄉貫及所習武藝云耳陳季象在邊
親見之哀訴流落之故且曰我在中國惟添得三
弦子一藝云蓋在妓家所學也

馬鹿盤羊

陳季象云初疑趙高指鹿爲馬事二物不類奈何可指大同時見彼中有盤羊馬鹿馬鹿其大如馬趙高所指當是此物

埋火殃

陳季象云因趁船往直嶋舟子云村民某家夏月見火殃如斗大墮其庭中滾入室內某急以石白掩之擁以土如覆釜形秘其故戒子孫無開某死

後有物如螳而黃從擁土處出甚多家人頗以爲
苦發白焚螳火忽騰上其家焚焉

仙都山白衣人

處州縉雲仙都山高峰拔地千尺如瘦木無徑可
登上有頂湖三年前有見白衣人在焉俄化爲雲
氣而滅徐茂吳說

鬼影

虞長孺舍後有一空樓夏月卧簟看書時正溽午

見梯壁間有一婦人影短髮婆婆佇立不動初疑
爲家婢往梯上探之寂然無人復卧影如故始悟
爲鬼物執券擊之影應聲滅自後登樓不復見矣

長河頭黑氣

長孺舊住城東近長河頭一日暮行從河邊過相
去數十步有黑氣從地滾長孺適有一急事赴友
人期見此不敢前進須臾黑氣從下而上湧入一
樓屋角方得達友人家因留宿不歸明旦過之其

家夜喪一婦二事李象說

神燈

徐茂吳乃弟讀書處去

數十步一日夜偶見

田中有一燈籠火色

不類常火忽高二丈

許疑爲鬼燐而復有焰其神燈耶住餘杭時事茂
吳親說樂子晉云此是神燈蘇州楞伽山最多神
燈村民常見多至數百彌滿湖上黃履吉乃郎號
龍岡者居石湖邊亦常見之了不爲怪茂吳弟所

見必鬼燈也

蛟化木

虞長孺尊翁門生朱時茂徽之某縣人世爲木客
備知蛟化木狀夏月從溪中浴見一木浮水欲跨
之滑不可上疑其爲蛟取銀簪插其上呼同浴者
共牽挽之將就岸復滑去者三四所插簪欵欲墮
拔欲更插應手而沒風濤大作衆驚竄未及家雨
雹交下果蛟也蛟木類畏五金

細瓦廠婦人

虞長孺登甲後寓細瓦廠夜忽有婦人至卧室以爲主家婢語曰汝誤行耶其婦轉入佛堂口頌懺偈曰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踪跡之遂不見次日王小田道長來云此居多怪最不堪住遂他徙

磨漢印

虞長孺蓄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歟甚奇古一日

有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謄真訖索印記長孺以漢
印付之某怪其文模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
用大損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圓
方竹杖同案者也陳季象說

昆山香雲

虞長孺辛巳歲就潘公子聘讀書湖州昆山長孺
持齋禮梁皇懺衆感其誠皆來共禮至夜懺本不
收但闔戶而散比明長公子啟戶先入見五色香

雲四合鷲呼諸弟共視長孺後入猶見一角未散
柱棟露積如凝珠衆共嘗之其味各別長孺所嘗
獨沒長孺親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
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
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
親語陳季象爲余述之

月華

初時澄澈無雲少時雲一點忽起漸漸斑斑滿空
滿已忽散散已忽合如是者三四後復澄澈良久
週遭皆作五色光如彩虹攢簇在冉聚散彩色既
盡月旁獨餘清氣寒沁肌膚已而雲忽布空便不
復前觀矣季象說如此大晏泰所見至作五色光而
止渠聞之王沂陽云月華古老相傳種種不同一
種如前一種月正午四面無雲月明倍常不減白

畫彩光遙落如雨以無盛之凝結類甘露又一種
有雲月甚明雲氣雜出妙色烏暈重重掩映想月
華變幻不止此三當再扣見者

天開眼

仇益泰云己酉二月中旬從兄讀書其邑天寧秀
碧峰房粥後倚北窗了夜課忽聞寺僧聚喧急出
南軒見四壁照耀流動衆曰天開眼仰見東南偶
一竅首尾狹而中濶如萬斛舟亦如人目內光明

閃閃不定似有物而目眩不能辨黠沒無色須臾
乃滅

李于鱗岍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岍茶最精者
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臬役矣蓋岍
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筌
季象說

藏茶葉法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瓦底置箬封固倒放則
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
缸內缸宜沙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
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
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品茶

昨同徐茂吳至老龍井買茶山民十數家各出茶
茂吳以次點試皆以爲贗曰真者甘香而不冽稍

列使爲諸山贗品得一二兩以爲真物試之果甘
香若蘭而山人及寺僧反以茂吳爲非吾亦不能
置辨僞物亂真如此茂吳品茶以虎邱爲第一常
用銀一兩餘購其斤許寺僧以茂吳精鑒不敢相
欺他人所得雖厚價亦贗物也子晉云本山茶葉
微帶黑不甚清翠點之色白如玉而作寒豈香宋
人呼爲白雪茶稍綠便爲天池物天池茶中雜數
莖虎邱則香味迥別虎丘其茶中王種耶岍茶精

者庶幾妃后天池龍井便爲巨種餘則民種矣

炒茶并藏法

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畧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便入瓶置淨處不可近溼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瓶用湯煮過烘燥燒粟炭透紅投瓶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將滿實宿筭茗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

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傍牆壁及泥地如欲頻取
宜用小瓶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
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
茉莉數十朶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
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印色法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
紙敝黑而鮮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去殼
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磨碎入
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內切新
白芨片子浸油內明年有新白芨時取起舊片用
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漚乾不耗油爲佳
朱砂用舊坑芙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
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入用

蘄艾新者入湯煮去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爲度
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爲度艾
白如雪用之若舊艾不能白也艾及砂油本無分
兩調和得勻而止

鑄鏡法

凡鑄鏡煉銅最難先將銅燒紅打碎成屑鹽醋搗
葶薺拌銅埋地中一七日取出入爐中化清每一
兩投磁石末一錢次下火硝一錢次投羊骨髓一

錢將銅傾太湖沙上別沙不用如前法六七次愈
多愈妙待銅極清加椀錫每紅銅一斤加錫五兩
白銅一斤加六兩五錢所用水梅水及揚子江心
水爲佳白銅煉淨一斤止得六兩紅銅得十兩白
銅爲精鑄成後開鏡藥好錫一錢六分好水銀一
錢先鎔錫次投水銀取起入上好明礬一錢六分
研細聽用若欲水銀古用膽礬水銀等分入新鐵
鍋燒成豆腐查樣少許塗鏡上火燒之若欲黑漆

古開面後上水銀完入皂礬水中浸一日取起諸
顏色須梅天製造上色後置溼地一月外方可移
動則諸顏色與秦漢物無二百計不能落矣二法
樂子晉得黃桂峰先生者

造糊法二

用麵搗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
起爲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
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

受徽濕李象傳一法又白芨爲末勻入白麵潔淨
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水入器內蓋
好一日一夜待麵沈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
白蠟及明礬荈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
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
次用之子晉傳

造色紙

用椽子殼大黃梔綠店所用者一味量濃淡合用

次用上白荆川連厚而少路者光淨長几上鋪開
用排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
刀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李象傳

王東津義僕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有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王
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五年其血高夜臥多醒醒輒
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為出入無頃刻離側二
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某僕今尚在

瞿氏節婦

常熟瞿氏女太虛近族嫁同邑鄉宦陳燁齋第四弟姿容甚都十九而寡子在襁褓又無翁姑瞿誓不二圖夫像室中日索食對食苦身教子今十七年子且成立矣慷慨殺身此一時意氣所激余甚以守節爲難此當與吾鄰姚氏婦同傳者也二事繆仲淳說

張伯雨墓

元高道張伯雨墓在南高峰左麓張號句曲外史
吾郡姚公綬爲營脩其墓穹碑在焉余昨到龍井
過其處讀姚文欲尋張埋骨處草樹蒼鬱竟不可
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洙山封翁說
正德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
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
其人驚懼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
栗庵公諱環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

中再取其一而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向以張風流詩翰欽之不知其有道術也

詹肉家母猪

沈望雲欲至上四鄉失曉三更起至肉市巷詹肉門首坐定待明忽見二人帶五犯人至一婦人上青下白至廟邊婦人曰我曾在此聽經過合掌稱南無阿彌陀佛遂入詹肉家次日沈見詹備述三更事詹云無有人但小兒買猪五口回內母猪一

死耳問其色果四蹄俱白唇肉以此回心改業舉
家持齋李洙山封翁對張龍墩說

文五峰

五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從子也一日詣
吳縣訴一逃僕少憇署前民家夢一青衣逮之意
吾邑令所使殊憤憤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似
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訶曰訟汝者衆奈何文訴
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忘之矣即令一人若

所謂冥司判官者以一青丸摩其項寒心徹心恍然悟前身爲正統間管長陵宦者冬鑿一池得蟄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攢螫焉王者曰爾等毋草草姑退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即百生不能奈何奈何且一人多生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於永樂中曾隨吳某畫鷄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

文曰汝冥數尚未盡亟歸多寫佛經可減前罪文
乃走出見亡室立門外呼之文與亡室素不協因
亡久頗亦眷眷室曰汝知我何人邪文曰予室耳
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即同管陵宦者室曰
吾與汝管陵時素不協故爲夫婦亦多反目事今
既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嘗以語人文平生
不信佛至是乃寫經念佛寒暑不輟嘗寓閭門外
之雲隱寺儒親詢之非浪傳也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卧至晚不醒其弟候見不得渡黃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年問曰兄已死矣奈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弟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秘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兄心上曾轉念不

沈思曰有之同年曰心上既轉便當紀錄何論行
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事最惡既出見其弟鈞
掛其背懸於廊下大呼兄救我遂甦問汝叔生平
果有如此三事不無令汝孀聞也既至見其孀問
叔何在云自城中歸大發熱卧床上孀同入房辭
之令出私問其叔叔大驚起云此三事汝孀尚不
知汝父何由知也遂歸報先生先生曰汝叔當不
起矣後果以疽發背死

周相

周某鄞人官南贛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收指揮一家十七口坐累死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入咋舌死鄞人俱悉其事

虞生

虞生亦鄞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爲城隍所追計其所淫數撻之

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病歲餘死一事俱
王後泉先生所傳可以垂戒故錄之

蛇妖

吾鄉盛南橋先生爲閩中某府推官時其衙齋素
局前任諸公俱避不居先生不聽見庭前雙柏甚
鉅疑其爲妖伐之夫人患異疾舌忽歧痛不可忍
其柏材甚夥散各衙爲薪薪盡病良已外人夜聞
空中言曰欲甘心盛君奈其當爲御史何後先生

果爲御史蓋蛇妖也

馮司成夢禡我郡名宿也生平耽慕禪悅沒於
仕進晚年棲真孤山希風和靖其高致可以仰止快
雪堂集後數十年而始鑄錫未久即燬於火豈劫
幻化固不欲留此杖教員耶余舊愛其孤山結廬記
一首今復梓漫錄 一滴水亦足知大海味

梅谷陸恒識

快雪堂漫錄

筆

麈

筆塵

明 莫是龍 撰

平湖陸 烜 閱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
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
今遂不復得片紙至呼淳化閣本爲祖帖蓋不
知昇元帖耳漢唐碑碣鍾王墨蹟乃多有存者
何爲此刻獨無僅見也

何內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黃亦
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吐之逼真但一入石便
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興於北海面目
皮骨全似而神氣尚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
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遂廢
古法自成一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入
石者便勝諸家矣

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

魂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
耶秦少游改作小詞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
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
沒死日出復然莊子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
爲春秋皆旦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
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
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

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蓋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
盎道逢丞相申屠嘉謁嘉定有所啟意在錯也
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
請問之說得行相從容燕待力陳錯惡異時嘉
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
而死及七國之變盎又請問而錯遂不免蓋其
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盎

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
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
苦行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
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
生捨想此等語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峰何不飛去答曰
一動不如一靜又曰觀世音手中數珠念甚曰

念觀世音菩薩又曰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大抵禪宗機鋒快捷入理最深故文殊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秘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知解得來非復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己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凡文章闢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

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
學漢人文章韓柳欲力振六朝之衰今其又置
之遷固間有可辨者乎唐人未嘗不學漢魏詩
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間有
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佳句
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遷固本六經
皆虛設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
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遠駕唐宋

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
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
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思千古哉非然探古人
之理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匠以合一代之
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如優孟之爲叔教其將
有事於命世之傑者乎

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然孤寂
清思徹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甌茗神氣益佳爾

時聞童子鼻息足當數部鼓吹或風生竹樹間
山鳥忽嘯俶魔都盡往往徘徊連曙強就枕席
晚涼箕踞臨池數酌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接
琴而鼓之神游羲皇矣

人居城市無論貴賤貧富未免塵俗喧囂買遠處山
林非道流僧侶不能適既有仰事俯育自有交
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我願去郭數
里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

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歎留信宿
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洽尊俎
粗供嘯歌簷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乎

種花不須種菊竭三時之力以供數日之賞吾性
懶不爲也菊時則覓一小艇酒榼自攜訪有菊
之家間一就觀如玉郎看竹不問主人可耳

種樹必先種梅何也雨晴煙雪無所不宜疎影暗
香新英老幹無不可者枯枝偃蹇傲骨蒼然猶

勝豔桃穠李

余最不喜疊石爲山縱令紆迴奇峻極人工之巧
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盤石綴土阜一
仞登眺徜徉故自佳耳

肥甘可省蔬食可獨樂酒不聖則神理都惡茗不
精飲食難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卽九鼎八珍
之饌皆爲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亦令人

心氣昏濁每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
山非高峻不佳山非幽深不佳山非遠城市不佳
山非近林水不佳山無樵牧不佳山無寺觀不
佳山無流泉不佳山無雲霧不佳古之真隱曠
士有道術者多托跡乎山岳焉要之山無隱士
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道尊矣

夫富貴之士則學名利貧賤之士則學衣食鼎鼎
百年之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飲啄

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溪山之間俯仰無累
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默不礙於俗視聽無逆
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
巢居之徒豪濮之侶能蟬脫塵埃造物不復能
爲之拘可謂遁天之民故曰不是人間人不得
能間不是等閑人信矣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岑
寂之間知之者稀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最識霞外之理
余嘗呼一童子入深山中採清流茂林人跡不
到處危崖斷澗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惡饑渴
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了不相關
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
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念
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涼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今人

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學宇宙
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怪之說
如今之燃犀錄睽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無穢
之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
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譌謬
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畫
便須少文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其如商彝周鼎

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
何異

山谷墨蹟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佳豈食
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尚可賞否戴花人安
否蘇長公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送拍板一串意
余有歌妓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博力士唱
金剛經耳

山谷一帖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大江
東詞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士矣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幅後書云寶晉參前軒書銘
云五色水浮崑崙潭在頂出黑雲挂龍怪電爍
痕下震澤極變化闔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余甚
愛之時時訪其筆意出以示識者

南唐李氏有研山一座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
指左右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其廣不盈尺

李氏亡後流轉數處爲米老元章所得米之歸
樂陽也計爲卜宅久而未就時蘇仲恭學士之
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宅基竹木
叢秀晉唐名賢多居之既米欲得宅而蘇覬得
研於是羣公共爲之和會而蘇米竟相易焉研
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疋日食兩杯而終歲翁然
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詩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饑
溝壑者天亦不能轉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
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
足之歎耶

淵明詩云故人賞我趣孝榼相與至班荆坐松下
數酌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
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此
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寧復有富

貴貧賤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藉祭文云乃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公疾日浸加
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
疾迄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嘗設
人不解文字頭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
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住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

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見推阮曰
我圖翁十部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
乎今士大身享富貴臨老便思升天作佛鮮
不爲阮生所笑矣

近時有善召乩仙者術甚奇余偶過上海潘方伯
家以他事召乩而余適入座然余未有意求問
也方伯強余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
乩大書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聲悃莫生能

爲右軍點畫左氏文章捫盞高設宛王景略之
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尚物何
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
史爲草酒中勅待罪數年得謫世今余問何勅
便是立世宗勅還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
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玉皇上清帝主勅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
行廟多巡承祧偶之昔黃河清徹曾開聖世之

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遣獄瀆之神定
爾河山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
春秋首薦欽恤速圖警蹕毋讓涓橋欽此書畢
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余鄉士
大夫傳誦以爲奇事

曇陽事大有助於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令張大
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去後必
自懺悔

壬午冬十二月余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
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麈一談而不可得
也案頭拾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麈聊當
友生一夕晤言之趣耳莫雲卿

右雲卿筆麈如仙人下降吐納皆成珠璣乃
其筆法亦妍雅絕倫傳世之珍也谷耕其寶
之丁酉七月望後三日江上外史筮重光題
說類以不用意處爲極妙譬如高人韻士於燕

居覘其瀟灑自得之趣定勝於 客作於莊時也
是卷係雲卿真跡乃一時矢口而得者匪獨筆
法希黃庭像贊清言名理大似晉人於說部中
亦屬上乘惜不能摹勒上石第登之梨棗已足千
古矣乾隆戊子脩禊日梅谷陸烜識

曇陽烏王錫爵女許嫁夫亡守貞不字姿色沒
冶如梅花喜誦釋典道書 乃精通一貫四方
士大夫多師事之其逝也並以爲紫雲擁蓋羽

化而登仙云有曇陽子傳二卷其門弟子所撰
張大聲息僕亦謂然梅谷再筆

筆塵

雲間雜誌

雲間雜誌卷上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萬曆壬寅有失風一舟飄至海岸乃暹羅國人人
皆偏髻其船戶尼失由弗多夷人藥斯竭等四
十九人夷婦阿眉姐等八人巡撫批發各處守
港兵船分養來年正月十五日差官馬文憲送
至福建軍門俟有通番便船帶還適彼國貢使

來請遂與之方夷婦在舟與舟卒通聞已懷妊
後竟不知若何

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妄
奏寇平時徐文貞爲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
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誤商議兩日夜始謁分
宜他無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云勢
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
然

朱太史文石用米二百斛購何柘湖假山一座名
青錦屏透徹玲瓏太史寶愛移置文園築青錦
亭賞之太史捐館縉紳某載之而去不兩月縉
紳又故青錦屏遂卧草間後文園屬之徐奉常
寅陽有客進曰青錦屏乃茲園故物彼以計得
且今死矣可取而歸也奉常忻然即令人舁歸
不五年奉常復故此石不知流落何處

松江府儀門東後院左足石理隱約有松江府三

字

徐師庵中舍喜延方士偶問一客搬運之術有之
乎客曰有容訪求奉謁歲餘客果至持一硃砂
符來曰公等俱跌坐焚符當有驗切不可驚呼
師養如其言乃於俞養初家試之至二鼓聞屋
上有鐵鎖聲久之見火星滿庭旋入室亂飛師
廢大恐呼童而火星滅矣旦視之室中古錢盈
地

郡西門內有小西湖徐文貞舊居正在湖上嘉靖辛亥湖中潮涌忽高丈餘是年文貞入相

朱太史文石生平愛聚古玩商彝周鼎名畫法書寶玉無算都貯熊祥閣中太史沒後夫人陸氏珍藏如故萬曆壬午七月初忽白氣一道從閣上起冉冉南去不十日陸又殂寶物散盡乃知是寶玉氣也

錢文通公築墳有舛工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

在黃廉使墳上取土故遲耳公默然

董幼海爲比部時論劾分宜遭廷杖下獄死而復甦不勝饑渴衆畏分宜不敢進食忽一人自上呼松江董爺擲饅頭四枚尚熱拾而食之賴以不死後訪其人不得幼海嘗語人曰某生平無德不酬獨有此人活命之恩竟不能報由今思之彼何人斯乃肯冒死爲此

萬曆庚戌三月廿四日大雨初更時滿城聞鬼嘯

似在几席間比旦訊之城外及各鄉鎮皆如之
後又聞嘉興杭州蘇州亦然

萬曆三十三年郡東十五保地方馬生一卵鍾面
溪親往觀之其大如兩盞相合中惟清水而外
作青白花紋

郡西門外採花涇顧氏有臘梅一株其來久矣風
清月白之夕時見一女立樹下亦不爲崇殆花
神也

國初有一高士自號全翁不知其姓名或云亦係
顯官之後元季避兵泖濱耕田讀書爲樂倪雲
林慕其人訪之翁但極言好名之失且曰君輩
得毋山林養望以爲名高者乎雲林有愠色遂
辭去後江南名士多就徵多不免人始服翁之
高今聞其裔爲平湖陸氏甚感云

方正學被難尚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密令
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投方門人俞山月俞俞令此

子冒姓爲俞後欲贅爲婿嫌其同姓遂改爲余
今余氏子孫繁衍二百人萬曆己酉督學楊公
淇園行下司理查方氏子孫命悉復原姓仍捐
三百金建坊祠改鶴城書院爲正學書院忠臣
有後理所宜然

莫廷韓曾寫一畫酷類大癡徐孟孺彭欽之張伯
復在座俱欲得然不能私也乃各呼盧伯復得
采欣然取去

李福達善遁法改姓名逃至松郡館於孫雪牕家
衆請觀其法乃隱身廳柱中呼其名即應又試
搬運之術書一符焚於廳中少頃黃白爛然復
書一符於門忽一無所見

林仁甫家鶴城書院之左萬曆癸巳濬地得銅印
一文曰鶴城子古邑蒼蒼然何偶合若此

孫雪居宅在東郊最稱雅潔其敦復堂則旦夕棲
息者中陳古玩彝鼎真一塵不到處捐館後未

幾此堂一邊作爨一邊牧猪恐華表之鶴異日
必不集此

龔全山愷建言廷杖每語人曰汝認得四十御棍
打不死的龔御史否

范叔子濂著據目抄直書時事語侵郡邑然多風
聞後朱撫臺鑑塘公收繫郡獄王懷我曰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范君作據目抄而貪官
污吏懼衆謂范必死矣已而械解撫臺幸不深

罪第云此後再不可如此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釋歸無異再生

楊細林樞爲臨江二守攝郡篆午飭偶以銀魚作
羹忽躍出十三尾於几上楊悉取食之須臾報
越獄大盜逸去者十三人楊曰不須錯愕當悉
成擒銀魚示異我已盡吞之矣明日俱捕至
正德間吾鄉一大家蓄一古琴實無奇也名聞貴
公百計求之弗得後中以禍始獻之喜示琴工

工曰偽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羅織之至破其
家其人憤死

倭夷入寇海上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
五鼓時俱現火光最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銃方
裝藥加礮立庭次未焯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
張尚書經奉命剿倭無功爲趙文華劾奏未報張
從吾郡出城城門放炮炮碎飛鐵殺其輿人張
竟罹伏鎖之禍

嘉靖癸丑倭奴內犯吾郡久不聞鼓樂聲矣忽南城內一小戶成婚偶用鼓吹按院命即擒解時吳都憲悟齋公爲郡司理稟曰留此一此還像太平光景得免捕

上海沈孝廉某擢國子學正夢一囚婦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入獄乞公釋之已而丁憂補任夢如初陞汝寧三府公宴畢太守謂沈曰適有婦人迎春犯事君初政試一鞠之沈愕然道其故

遂白婦寃計沈夢時婦尚未獲罪也

董幼海爲家奴所弑郡大夫捕諸奴鞠之無不承
服內一奴駭甚府公問額上一斧是汝用手否
奴叩頭曰腰間是小人用手額上怎敢

馮萬峰老僕名陳榮祖遺栗木麵杖歷四世矣偶
欲洗淨方置河中竟冉冉而去狀如游龍急撈
之無蹤矣陳曰失杖前二夕曾覺杖在壁間跳
動

馮南江爲諸生時貧至徹骨友人憐之薦之朱尚
書菴溪公謂一往謁當得米數斛可以少濟公
隨往見據上坐不少遜尚書不憚無斗粟之贈
友人訝云何不降氣乃自苦若此公曰吾豈以
活秀才換彼死尚書邪未幾登第拜侍御以直
諫顯

隆慶三年盛重之之母有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傍
徨無計夢神云我爲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爲自

念鴛鴦者我也於是引刀割左臂血漉酒進母俄
而瘻肉作羹復啜之病尋愈後萬曆二十一年
沈應正亦割股救母人共賢之

舊青浦地方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萬曆初墓上
時見一金蛇後被人發其墓得金簡一狹而短
金蛇見形豈爲此耶陸有身無首以白金補成
墓中銀器甚富衆競取之後聞之官各抵罪而
黃白亦費盡矣

徐文貞爲首揆世廟賜佛一尊着馳驛送歸時文
貞弟鴻臚翠微欲歸乃啟文貞即遣送佛比至
家用金字大牌書欽賜馳驛四字樹堂中

宣德間西門外一民家偶蓄一桃既熟巨如甌以
饋隣家杜母母曰一樹止生一桃又特巨不可
食也卻不受民持歸共食之全家死後掘桃有
巨蛇斗許盤踞樹下杜母真智婦矣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泅水伏水中能月

餘不食又躄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
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泗水入賊巢得真
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錫俱不受
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
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卻之惟願乞食夜
則卧嶽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
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咲不受與酒肉
則忻然謝而去

卜者張甲居北城濠術甚驗倭亂時隣人俱入城
避張卜之云賊必不到此妻孥促之不爲動既
而賊突至西城去其居僅里許妻孥哭聲動地
張乃倉皇登舟舟小人衆全家覆溺張死賊從
泖湖去張所居竟不至

嘉靖癸丑倭初至海上屯下沙鎮止三十六人最
稱梟捷操院察公可泉招僧兵百餘人其首號
月空次號自然傍賊結營一賊舞雙刀而來月

空坐不動將至身忽躍起從賊頂過以鐵棍擊
碎賊首於是諸賊氣沮後賊埋伏草房中縛人
妻女令其夫給僧諱指他路賊追至殺數僧僧
遂去

嘉靖甲寅倭逼郡城南門外有登山主橋最高一
倭取板門蔽身登橋以覘城中時郡博韓公善
射立女牆流矢穿門貫骨倭墮河而死韓薦陞
通府

余山宣妙寺佛像極精僧云昔有工來自江右塑
諸像經歲方畢諸刹罕儷後病僧欲延醫治之
工曰我想像憶度已盡吾神今此軀殼安能再
生竟死

吳俗信鬼人病不服藥聽巫賽神費出不貲雖至
破家甘心無悔正德末年路公迎來守松乃赫
然下令捕其渠魁得若干人悉寘之法餘悉竄
出境由是諸巫日夕咀咒公後公以美擢去始

戰

高新鄭當國與徐文貞有隙時張按院蔡兵尊承
望風旨思甘心徐氏凡賣過田產准許回贖或
加價波及闔郡刁訟成風夜卧不得貼席民謠
云種肥田不若苦瘦狀時事可知

徐文貞林居遘難鄉民或踵門呼名罵詈言公曰慎
弗校譬言如犬噬人人豈可噬犬耶因口占一絕
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

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徐文貞家居高中玄脩舊怨文貞不免驚畏忽夢
一虎嚙其左臂文貞舒拳擊之虎隨斃醒而自
喜知其終不能爲害也不半載中玄見逐

徐文貞居林下有邑令來謁誇曰晚生做了二十
餘年舉人世事也都學得些徐曰老夫做了五
十餘年進士一些世事也不曾學得令大慚

嘉靖己丑七月吾郡飛蝗蔽天幸颶風大作驅蝗

入海遺種在地得水即化爲蟹食稻有司奏爲
蟹災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
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
亦回顧顧叩其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
晚果來顧留宿衣盡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
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
因病左足瘰瘍夫家悔姻憤死唐家墳側則其

外大母瑩顧聞之大駭

朱道人松法名德安唐行鎮人也嘉靖甲寅年五十二已有二子二女矣始茹素念佛不解文字語言樸野曾於五臺山遇師得密語即不問生事余山宣妙寺僧無塵留居寺中癸亥正月八日忽覩大光明中有二童來迎因與眾約六月六日午時我將生化至初三日即不食初五日就池浴浴竟跌坐厥明僧俗聚觀者約二千人

乃令舁龕至山頂整衣登山迅速如飛向龕拜者三北向拜天者三東西向拜大眾者三乃入龕至午刻無塵熱香一握入龕火起道人東西舉手作辭衆狀須臾火熾燎及鬚髮猶摩面合掌端坐而逝

萬曆三十六年郡大水民幾爲魚矣賴撫臺周公懷魯請賑請捐得免溝中之瘠至今讀其疏令人酸鼻真仁人之言也通郡士民作詩文頌之

彙爲帙名大東輿頌

龔方川爲形科日奉旨勘問伊藩事其至感受賄
公不知也素慈仁加刑諸幼聞其悲號不覺墮
淚大起物議左遷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
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
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鷄幸弗訝其
菲研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

沈清婦吳氏與隣媪何氏善何密寄百金於吳曰
即吾子弗聞也後何遷去夫婦相繼死久無音
信吳病革徧覓何不得得其子乃出囊裏金與之
曰此若母所寄今歸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
去

朱旅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謔之
曰狀如松江之鱸即應之曰寧作太平之犬

楊宰雲樓公最疾上舍貲郎充役者必追正身大

半被撻至於酒食脍餘分犒諸公尤覺難堪顧
清宇嘗曰人之所以爲人藉有此孝弟忠信禮
義廉耻娼家八者全無故曰忘八吾輩不敢棄
去孝弟忠信至於禮義廉耻則漸滅盡矣自命
曰亡四

朱太尊泰庵居官清正不屑趨炎時董幼海建言
謫戍家居公時加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
犯必懲文貞欲黜之久矣會大計幼海適起爲

考功主事時太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幼海大言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鄉徐老先生意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即往矣隨謁文貞具道朱公當留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海曰無論其他即其加厚門生不畏老師足知其品矣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幼海復太宰朱遂留用

典客李公中條講學武林偶宿湖墅一門生家夢

一卒持帖到門云晏俞相訪中條出接見公黑
面多髯衣冠偉然交拜而別及起則湖墅諸公
相率慇懃中條作晏公廟碑始大異之文完亟往
拜廟去寓所僅數百武耳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當路銜之出守南安
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輓詩曰張公不作南安
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忌公人
是愛公人

萬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木冰是日寒甚雨滴樹
上即凝爲冰愈滴愈凝長約寸許風動樹錚錚
有聲兩日始消明年大水

嘉靖十二年六月中旬魍魎地方白日起蛟禾苗
蕩盡又嘉靖四十年五月十四日余山前一起
九蛟水湧丈餘平地成河又萬曆二十五年五
月廿八日鍾賈山蛟起崩西南一角又萬曆三
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鳳凰山蛟起張東海墓前

條忽成潭

萬曆丁未正月迎春之日不知何故訛傳是日大盜入城劫庫郡邑前擺列兵器下春即閉城門究竟無事成化甲辰夏秋間訛言有物入人家遭之者如寐魘或能傷人咸鳴金擊柝驚守達曙嘉靖戊午八月亦如之訛言狐精將至鄉市皆徹夜鳴鈺又嚴貯水有物過處競以水灑之一着水即倒視之皆剪紙人也踰月始息

正德庚午九月民間訛言大兵將到居民出走城中幾空至晦日又云兵已去矣婦女有入井死者十餘日始定萬曆丁亥東土謠言倭至海岸男女無不鼠竄入城葉謝渡口四十餘人共一舟舟小人衆至中流覆沒無一生者

萬曆乙亥四月朔日未刻日食既星斗滿天蛙聲大作闌闌中即有乘搶奪者各家門戶俱閉

倭入寇時城東房屋焚燒幾盡至張氏三節坊倭

亦舉火內一倭搖手曰好人家也勿火乃知人
誠爲善醜夷尚然感化況同類乎

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適空中駕一
小舟墜城西董質軒樓上觀者塞道視之乃莖
草所結時質軒已病曰此船來載我耶尋卒

何祠部良傳娶宋氏爲諸生時病篤語宋曰吾已
矣若善事後人宋號泣即自盡而公病竟愈公
感其意終身不復娶

嘉靖間昇平日久武備甚弛三十一年夏有倭船
飄至寶山人不滿百皆饑困吳淞所巡邏百戶
馮舉與隊長屈倫率所部欲擒之僅殺一人墮
水賊眾持刀奮鬪二人并巡江百戶宋元爵俱
被殺賊據上海民家楊氏數日遁去賊知沿海
無備遂大舉入寇

上海從無城嘉靖三十二年極受倭焚劫之慘邑
里爲墟郡守方公雙江始議築城數月間幸賊

不至城遂成

嘉靖三十三年賊首陳義詐投盧參將帳下得入
上海城期爲內應會邑人徐某曾被虜義令其
搔癢見義左股有一大黑痣後逃歸遇義在酒
肆飲酒亟報官擒之驗其左股果有痣即就戮
餘黨皆遁

嘉靖乙卯三月我兵與倭戰於浦東陸家園不利
倭酋有衣紅乘白馬者持雙刀衝擊我兵陳瑞

挺身獨鬪竟斬之瑞口銜所斬首截浦而囚賊
懼乃退

癸丑倭亂時范中方尚居泗涇聞賊至急攜家眷
行至陳方橋暫住一大家明日有人來報賊果
至泗上中方曰吾本泗上官家賊必問所往安知
其不來龍襲我也明須急行以避之遂連夜西行
後知是夜賊果至陳方劫掠而去

董漸川避倭全家住舟中視賊所向以爲趨避一

日泊城西呂港溼抵暮心動即令放舟而南十
餘里明日傳言賊焚劫西門外諸大家夜半酣
卧陸家墳內去董泊舟之所僅數百武耳

倭亂時郡理悟齋吳公守西南城雨久城裂勢甚
岌岌公盡撤官兵僅以箭手數千人與賊相持
開府周公石厓驚曰兵何寡耶吳曰賊見我兵
衆將威爲之備寡則疑疑且退矣已而賊果遁
去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倭至南倉塲焚燒所
造海船煙焰蔽天勢將臨城東門外人擁萬計
求入城不得哭聲震天時司理吳公悟齋大啟
門納之或有危之者公曰吾寧以一官博幾萬
生靈也

嘉靖丙辰五月初一日賊圍上海積十七日內外
援絕賊作長梯置兩輪於下乘四鼓時守者多
倦寢賊百餘人匍匐渡濠昇梯倚城牆一賊躡

級將登適城夫楊鈿躍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截之鈿墜梯上賊亦墜於是城上砲石如雨賊退而涉濠會潮大至賊溺死濠中者六十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大於斗口圓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

倭入寇時總臣張公有親兵取人一縑郡司理吳公悟齋鞭之數十張怒讓吳吳不爲動徐對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

孫省祭名鐘莒州人習騎射負氣不羈商吳越間
嘉靖甲寅倭亂吾郡廣募勇士孫倡義而來願
戮力殲寇及輸己貲助軍餉郡侯方公雙江壯
之參政翁公見海試之藝蹶張超乘趨捷無倫
所佩雙刀衆莫持舉會兵憲任公爲賊所窘謀
者告急翁公即以孫往孫望見疾呼馳冒賊圍
脫任於難不無輕敵心亡何賊黨西渡泖許孫
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至

石湖橋遇伏被刺死時年三十四

瓦氏者女帥也調至松婉身纔四日聞夫與倭戰被圍曰必須親往乃握雙刀乘馬殺入重圍翼夫而出已而回首夫又被截復轉鬪竟救夫歸倭亂時撫按令傍海居民各自團兵禦敵獨十五保盛太學紫亭一枝號盛家兵最稱無敵有家奴盛廉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搭辣胡每飲酒傾一尊即赴敵嘗滾入倭營中殺三酋

而歸紫亭積功至世襲百戶願改文階乃爲青
州三府九年陞提舉

倭亂時南淮所城中有李三兒者驍勇善戰共殺
十餘倭倭亦必欲殺之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
立城之畔睨大叫曰李三兒在此敢來戰否於
是倭奴取烏嘴銃七把一時同發三兒被傷死
次日覓貌類三兒者仍立牌睨叫喊倭置若不
聞矣其姪震瀛公時方十六歲具呈尚代巡仰

山公爲三兒乞恩尚奇之試文一首其稱賞送
入衛庠後登科甲

徐長谷云倭刀犀利可制者惟大片毛竹拒打其
刀必折此朱倭制馭徐倭之說也述告備倭者

雲間雜誌卷上